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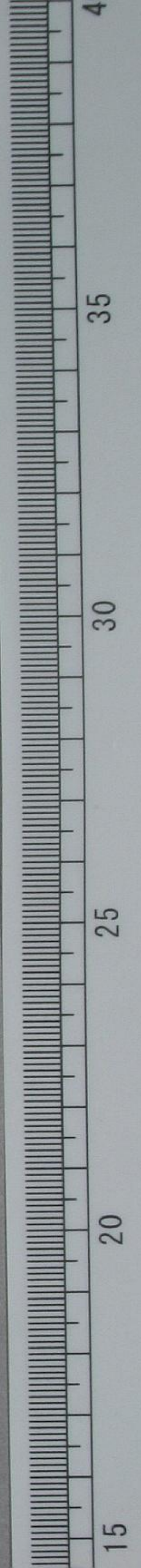


改正
増補

東京新繫昌記

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856
 3



文庫11
A1856
3

柳田泉文庫

柳田泉文庫

柳田泉文庫

語有脚而步真不可思議人呼曰鬼豈其偶然哉居士
曰今也一掃這般怪物將寫出倫動白晝繁華光景只
願京橋以南使復無明屋多則恐怪物再為窟那人曰
居士勿憂想京橋以南隨商業盛會社競起終以會社
填了明屋居士笑曰會社競立雖可甚喜請勿復起那
怪社

待合茶店

世人營業皆要資力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者謂是尸位
素餐舊武門乃是也自武門失祿衆皆就力食各地不
復出素餐人獨至東京倒出素餐人所謂水茶店者乃

改正東京新報

第二編

二十一

是也。而水茶店亦有種類。其最盛者曰待合。此茶店不招而客來。不勞而利多。殊向花柳巷裏。最有奇獲云。亦是維新以降之一新繁昌物。

都下待合茶店之盛也。與船戶爭冷熱。街衢新道。河岸橋頭。或社地。或寺域。至人影稠處。無不有待合。到處比々設茶竈。而送迎甚忙。竊按昔日稱待合者。非薰陶花柳。唯以供交通之便也。乃東街人要與西區人有所談議。預約云。應某日會于某街某亭。因有其名。今則不然。上待合亭者。各異其趣。有事而會者。有焉。有約而待者。有焉。催書畫會者。有焉。開圍碁會者。有焉。往擇外妾者。

有焉。來說阿娘者。有焉。議媒妁者。狎歌妓者。或富士講。或大山講。曰。何曰。何。百般集會。概歸此亭。而其最屬好施主者。嫖客與冶郎也。有茶店之名。而不賣茶湯。要專鬻酒肉。以大有所利。呼之曰。唐茶店。亦可也。否。不唯鬻酒肉。夜々媒春。假比翼衾。或宿鴛鴦。而使浴情海。或喚雙蝶。而使眠花梢。寧呼曰。比翼店。耶。所在高樓飾。席粉頭。售媚。設茶竈。而迎客者。滔々皆應。下比翼店之名。店頭無人。鎖紙裱。榻右書待合。左記店號。曰。若竹。曰。梅。若。曰。何。曰。何。裱榻內。不設床。僅列二三榻子。榻上敷蒲席。供茶盆。傍安兩個茶竈。煎茶。鑪副之。朝磨夕琢。光澤。

鑑人又架壁設茶厨茗碗為伍茶瓶接啄此是非供日用以換招牌也客到則直地迎之前室室內掃席粲然無塵室之一隅設食架春臺具備盃盤陳列茶器臺下貯一酒樽青薦飽樽銘伊呂盛樽前安置一大桶爐鍊瓶滾湯土瓶煎茶煖酒銅壺在于爐隅隣食架處架小神祠奉一聯金幣供一雙銀燭祀曰延喜棚必祀不動尊與容明神清正公像阿若稻荷在其左右天井又揭首祭鈎竿與初卯舞玉寶船浮空金匣懸虛庭砌狹處栽一株松移三竿竹辭石傍之石燈籠長貯新月洗手盤常漲清泉蓋此等茶店屬中位至最上位巍々高樓

廻亞字欄欄頭纒隔下翡翠簾一高樓上劃為數室席敷耀瑜壁掛畫軸六曲屏風榻在室隅恰是適閨房可晝寢宜與歌妓醉焉宜與暱婦寐焉矧粉頭擬花又能解語只見粉面凝妝香雪時薰絳唇含媚紅霞將流裊裊羅袂翻而招客垂々繡帶靡而呼人娘誰慌忙供芳褥娘何早已送茶盆左媚右笑嬌柔婀娜使客先盪心殊怪不倩一個厨子咄嗟之間送下物來魚膾有焉炙鰻有焉雞羹有焉鴨鍋有焉河漏有焉魚酢有焉客之所好唯其命矣見客隨下物即遣人烹出一娘分釵一娘倚酒話春之舌喋々然而滑於鶯舌說花之唇喃々乎而

嬌於花唇四銖纏頭進膝兒來八銖纏頭將脫紅裙如
聞絃妓者流先挾纏頭帶間上廁而算之若所賜不少
忽枕三絃以報高恩云於是乎有比翼店之名
左室之內盃酒已溢銀釵屢剔燭大婢進膝呈媚絮々
喃喃說出曰有花呼酒有酒喚影既有酒既有影而欠
一絃歌真是殺風景憾難入佳境近者有揭新籍者頗
善絃歌且有姿色請試聘之客既帶十分醉玉山將倒
聽說纔開眦戲謂曰如是我聞毛唐國王撰佳麗三千
以為後宮妃嬪下民倣之皆蓄美人雖赤貧漢的猶有
一妻一妾乃翁囊底雖不甚溫亦是一個人民豈可欠

一妻一妾乎須聘二個尤物來左栽梅花右移櫻花乃
翁為黃鶯轉兩花間亦是一興婢曰君命召應不待駕
來言了下樓去未半晌春風早已送異香來戶外忽聽
請恕一聲一花先一花後兩是明眸皓齒難為姊難為
妹淡施紅粉風姿洒落似剛不剛如柔不柔温々嬌人
是禍之階甲妓把撥錚鏘理絃乙妓舉扇踰躑演舞細
腰袅娜欺章臺柳丹唇嚙曉過巫山雲客看來恍然魂
飛肉消不知涎流滴襟盃傾濕膝俄然探懷投與纏頭
只見數隻狂蝶栩栩飛去落妓膝頭想不包以投者以
葉數不下五圓金也蓋示豪氣以促他降服之策耶妓

一瞥喜色忽上眉峰三絃亦自發得意聲妓把絃置膝且媚且促曰大爺須唱一曲久藏不習謠亦生醜願使妾拜聽新調客曰曷待從通乃翁頗善歌曲人稱曰美喉應唱一曲壓卿等乃開口唱出道啊々是也嗟此拍打啊々是也嗟此拍又拍手俞高音聲益高方纔歌云殺了校書何用刀殺了校書何用刀纔禁踏唱可能麀妓贊稱不措曰大爺何如發這般美聲以敲破鍋的亦又何要禁踏歌太爺一唱足以麀妾等此古應妾若得死大爺手何等大幸毫無遺憾請速殺了說罷近他膝頭把盃將屬此時竊省地出舌一出以不客心身皆醉體軟如綿握妓手為佛

曰謹問卿等芳名曰小櫻曰小梅粉頭自傍容啄曰大爺預約道應栽梅移櫻今果得梅與櫻想是非偶然卜筮方中也彼賣卜先生亦將跌而遁大爺好應為黃鶯戲花間妓曰大爺意氣頗活潑可以托這身客低眦曰乃翁若得與卿相暱假為箱奴亦應不辭曰請勿挑人若以大爺之才征花柳之地自西自東無不來服妾等雖欲執箕箒豈其可得哉唯願為爨婢仰餘恩而已此時箱奴隔戶一聲呼妓曰香炷既燒了二線方纔要迎大姊去客喝曰不待余命漫促他歸者誰耶曰箱奴喜助也曰我既愛妓奴亦應愛此是惡僧及架梁之顛倒

事蓋因一新而然矣汝須近前盡三盃言了屬盃四鉢
 纏頭又下膝頭及太平恩波容又戲曰十線之玉百線之
 價非曰上十萬金我又何管之乃翁將張長夜宴汝大
 其膽勿復促歸曰大將果有意奴輩唯々諾々耳長宴
 俞長連一旬亦不妨及二旬亦不辭曰汝忽大膽足以
 授參謀官汝不知乎乃翁勇氣勃勃倣彼關羽將提青
 龍刀破妓國誤魏之而入玉門關汝暫應入別室為伏
 兵奴唯々出戶外去笑道噫々危哉大將將陷狐窟
 右室之內盃盤狼籍搏戰方起一輸一贏呼松呼竹又
 叫梅哥因敗拳之數一敗一盃連敗連飲郎把一箸置

諸盃上曰郎雖大戶非有鯨口請假一盃都俗呼掛妓收
 戰低々說出曰君縱取敗毋戰必應有惱殺妾時妾偏
 願值其時百戰百敗亦莫恨妾妾倒恨君君負約而不
 來既過一旬此非路之遠不思妾故也妾思一日不見
 如三秋思之極歸於惡或想罹災害耶何以不來或想
 嬰疾病耶何以不游自邂逅相遇妾心蘿纏君側有烏
 不鳴日無夜不思君恨不為時器入君懷恨不為革靴
 着君踵妬比翼鳥羨連理枝三千世界措君又委誰這
 身三圓之稅非不難當時妓三圓老母之養亦不易若君不
 顧妾妾將適從誰君記乎否誓言猶在耳想君雖非食

言人心之曖昧如春山帶靄漠然不可忖知近聞君探
 花別園話說未罷忽聽隣室有人微吟云南郭澹煙北
 里霞蝶游蜂戲醉為家春人畢竟蹤難定出自桃花入
 李花妓聽得復說道君心亦猶蜂蝶朝戀此花夕尋彼
 花妾也不忒君也二三其心妾身早已屬落花又曷忍
 俟秋風寧有一死而已抑君愛色耶將取實耶色濃者
 難結實色淡者却有實棣棠之花雖有重瓣無一個實
 牡丹之豔雖有濃色亦難結實妾元沒姿雖不如彼桃
 李亦冀欲為君結實請君熟思然不如意者人事之常
 耳妾今不能結實而空歸落花亦是天也又怨誰乎妾

不復敢說君亦勿說妾以今夕為永訣而已說罷紅淚
 滴々濕襟假泣客撫他背且慰且說曰卿何逞狐
 疑性元狐也請聽郎所說郎雖偶游別園元非出郎意
 實係交際上郎與卿之交唯有赤繩神知縱未行合色
 既為仇儷郎豈有貳乎折筭破鏡聽猶不快矧有其事
 乎卿勿復埋怨妓拭淚揚眉瞧着他顏曰君思真然則
 妾幸有生然言易食君果無貳請復尋盟曰卿道為郎
 所殺了亦無憾郎將有所為乃是誓也曰要惱殺妾之
 謂耶曰然矣此時情話忽絕三絃自倒鏗然有聲隣室
 又吟云不許黃金贖妾身妾身元許有情人

前室有客縷々說出曰回顧往事總如夢寐請聽郎所
話說世人知乎否郎家亦是舊大商家也初家君以僅
々資銀為小經紀人日擔油桶奔走東西披星而出戴
月而歸孜孜齷齪經營生理得十錢則積五錢得廿錢
則蓄十錢漸次積下若干資銀以開一賣油店時恰際
會利運商業繁盛無幾起得一家產家君元來好投機
商往年下坊有大火災也早已占買木材而贏千金橫
濱開新港也建築商館而刺萬金未十年致巨萬富故
郎當少時被稱郎君視金錢如瓦礫不知其貴然人事
尚且不如意家富則身不自由家君設家制頗嚴不許

縱游自家君逝世一家財產始為我有無復加檢束者
實有汗馬脫絢之思自是郎屢游芳坊百尺樓上與卿
邂逅相遇在于距今三年前時恰九月際神田大祭卿
被市人囑而從本街山車斷髮曉袖擬挾男兒錦衣綉
裳襲紅纏紫編祖而殘鐵棒盛裝華飾實驚人目當時
郎家未衰為卿擲千金以辨之思起如昨夢盛影鬢
猶留在眼自卿去芳坊轉柳橋來郎家漸來衰運零落
如流手之所下足之所蹈皆無不係損失商業萎靡入
不償出加之客歲罹火屋宇一灰噫春晚花凋噫時去
運傾千金地面既失二所今猶僅存者又將為債主所

奪竊嘆富貴。本來如一浮雲。桑海忽變。不可復恃。矧又近者。商賈社會。頗多惡蔽。互逞狡獪。要奪他利。郎之零落到此者。畢竟係奸商欺人郎也。性元溫良。豈能可與彼輩競爭乎。郎想雖一滴水有源。則不涸寧如捨大慾取小安乎。郎故要投身農工間。敢謀之。卿請為郎勿吝一慮。一遍說了。喟然慨嘆。妓笑曰。冗話。聽然試問。君亦學稼穡耶。將善工藝耶。曰。卿何其愚。郎非敢自下。手要役人。以令服勞。郎賣宅地。則可以得若干金。亦足以供資銀。開果園耶。牧牛羊耶。雖未可輒決。既卜地于墨陀地。雖不甚廣。斜廻竹籬柴門。半扃茅廬。清閒庭園。靜

佳。春則賞花。秋則聽蟲。雪朝月夜。亦有奇觀。郎以此地擬仙境。與卿共栖。與卿偕樂。請待枯木再華時。郎賣宅地。則應以贖卿。郎心雖然。思卿如不思。郎然矣。想卿欲倒起秋風耶。雖一新時世。顛倒反覆。不亦甚乎。請卿省思。絮々說了。將傍妓膝頭。妓拂袖正襟曰。愚狀休說。何等醜態。妾與聽胡話。寧如讀院本乎。君生為商。而却為商所欺。此非他奸君愚耳。及今徒說舊富貴。宛與算死兒齡一般。愚亦甚矣。請看鏹倉舊臣。北條公耕田。梶原公輓車。非耶。零落變化。出想像外。幕臣既然矣。矧商人乎。君雖說零落。未為拾屑奴者。亦是大幸運也。竊聞

君轉典宅地為兩債主所告訖一個宅地既非我有又何賣以遷墨陀又何典以贖妾身妾既定乃天將明日托這身君若要贖去不可出今夕請思嘗約紅粉料一日不送得我口不能糊違顧妾身乎妾心與世推移不復泥舊情妾若從君去終陷餓鬼道秋風之吹不亦宜乎客十分埋怨曰咄咄郎為若所費不下萬金汝要負約速償之去不然郎不敢宥妓俄然起身將去曰請看妾所約指環此繳章實是係契二世人嘗啗君以甘言者為養此情人耳君所贈衣著半纏他身有財則狎財盡則離此是非曰薄情花柳巷裏之開化也君不說胡

情宜速去也妓十分嘲弄不復顧他客忿然嚼齒瞋眼曰咄若狐若狸飽誑惑人此怨何以能報妓恬然曰以狐之智誑狗之愚亦是一奇談哩此時隔壁有聲歌云煙花鄉裏情難定朝狎吳人夕越人

後室既收盃盤客徐々起問曰妹君天性麗質自是難無殊愛雖有妙姿絕無驕色淑婉守素不染風塵自有處女風此是非諛言真然矣抑君學歌舞于何門小妓釋然含笑曰絃歌則學于阿姊舞蹈則學于誦師妾雖非不勉強性元痴鈍聞十曉一技藝之拙寧堪漸愧曰休議歌舞如此其妙矣以斯姿色兼斯妙技自今不出

一年必應名聲錚々噪于柳巷然試問君欲為歌妓耶將望為素人耶曰妾固非好傲坊不得已也妾之薄命有不忍說三歲而失母親七歲而別父親總為繼母所養十二歲而沉身于播磨屋名妓戶曰君入妓籍猶無艱苦耶想必有所不堪妓摩睨含淚曰真然矣無日不嘗艱苦無夜不沉涕泣學一歌舞尚且為難忘則遭折檻怠則受苛嘖且使彼之酷與那婢何擇或為阿姊買紅粉或為女將揉肩脚飢猶不能飽凍亦不能煖妾心一日不安唯以偶侍宴為樂耳然客亦溫良如大爺者甚罕矣不狂暴則必狡倭受侮亦不少偶有辱愛顧者則

雲忽遮月風忽妬花未能盡妾心情請大爺愍恕說罷潛然咽淚不能仰見客聽得十分愛憐鐵腸亦將斷下面惻一面說曰君之心事真可愍諒然請姑忍之必應有仁人救了余亦附傍觀乎乃探懷投金又說曰此金雖不足辨衣裳宜二圓以買銀釵三圓以裁紅裙妓總舉眉曰何思邂逅相遇垂恩到此妾何以報之然妾未能拜受此賜請大爺諒察曰想君辭不受者蓋以為薄贈故耶曰何其然矣妾非敢悖高意亦聊有故妾若懷五圓金必招阿姊之疑是以敢辭也曰君良心可嘉好我宜囑樓婦使辨了曰然則妾又何辭唯命耳客

增補東坡詩集卷之三
微笑曰春信已動名花將綻想君既有情人在妓低々
答曰請大爺勿挑人妾年僅十五今春始揭籍豈有其
暇乎一隻雛蝶未解春味曰君若擇夫嫁農耶取工耶
抑又從商耶曰妾身軟弱不耐耕耘又厭那狹窄風獨
如商賈雖或可安然盛衰難測妾皆不欲也曰然則又
何取妓忽羞澁臉兒潮紅默然不答客曰君何不說真
情蓋有所憚耶妓纔答曰妾唯取官員耳然或轉于東
或赴于西不免別離之悲獨奈之何曰如此非真情人
如郎行處相携苦樂必偕郎不顧阿姊獨屢聘君者思
君故也然恐不免擯斥請君為余說之妓益呈羞色紫

袖掩面如震如慄欲言不能客曰君被問默然者蓋有
所厭故耶曰妾心雖非敢然亦不能說也客執他手置
自家膝上又將說出何事時恰暴雨驟然傾盆來霹靂
一聲震動天地妓錯愕將身繚著他側正是一枝牡丹
方纔冷冰一蕾催春早將吐香

增補前段亦記係稗官者流話說未可知其實際且與
維新之初自異其光景非曰今猶必然也想想除非入內
部窺實況未可說待合樓上之繁昌何則待合者屬一
種幽幻洞窟也然都下到處設此洞窟至裏店路次窮
處亦揭待合招燈蓋可知其繁昌益盛也有人曰待合

茶店十中八九屬鴛鴦睡窩是以與煙花同消長煙花
 盛則待合亦致熱煙花衰則待合亦覺冷待合一時致
 木繁昌者因當時煙花頗盛也輓近煙花鄉裏被風伯
 怒蝶夢屢驚漸呈衰色待合樓上亦隨見衰色招燈影
 暗不聽絃聲故不有如稗官者流所說也然戶々仍舊
 點招燈者想以必有內部繁昌也故都人呼這般洞窟
 曰魔窟合豈其偶然哉

馬車會社

都下馬車之行也恰與人車同其時而其勢一時振腕
 人車上爰所記馬車之盛顧所以致其繁昌者因開京
衰專就其會社云

濱往來之便也嘗往來橫港者倩人車則其賃不廉且
 其遲速固有大差此馬車店之所以一時致繁昌也馬
 車之賃一個不出七十五錢橫濱行呼之曰乘合馬車
 若一人獨個倩一車其賃不下五六圓金然橫港貿易
 之盛也往商來賈絡繹如織不獨個倩一車亦必有他
 客待乘合者大抵駕兩馬者可以載七八人駕四馬者
 倍之京濱九里程間晝夜不絕馬車聲當時與馬車相
 頡頏者有小漁船其賃廉於馬車在明治三十四年間一日三四
 往返京濱不爭一刻遲速者皆取海路自築地搭漁船
 然因一刻遲速致巨大損益者互市商家之常也故擲

數金特倩馬車者陸續接踵人呼之曰仕立馬車特別命駕之謂也當時以馬車店鳴于都者曰鳴駒屋曰辨天屋共出支店于橫港吉田橋畔其車數不下十有餘箇此是都下馬車店之鳴矢也爾後無幾鐵道竣工濱往來皆由鐵道不復聞馬車聲小瀛船亦忽衰不過以供貨物運搬船自是馬車輻輳于新橋品川兩停車場外待旅客下瀛車來而載之客測道路遠近而乘之則其賃廉且便也後又設會社開經千住至野州宇津宮及武州川越驛之兩馬車道以稍挽回衰運然乘客之數不過往日京濱往來之十分一顧馬車元來屬富

裕家之物非貧生所買及所謂侯伯駕具也然今也文明為風人智進步朝野之間具馬車者既多矣馬車之便也載得數人馳騁東西于兩于雪不知其苦宛如坐席走遠又何愚假人脚家有餘裕者宜具一車想馬車之增減足以徵都人之貧富何者以馬車之數多則因富裕之家多也馬車益增殖而都下益繁昌焉

增補馬車有三等似丐兒假廠者為最下等是謂乘似海僧天窓者為中等是謂母衣馬車似彌勒寶龕者為最上等是謂舊馬車方今行于都下者不出此三等而乘丐兒假廠的者多垂縵縵纏艸薦乘海僧天窓的者概跳官海有

美髯乘彌勒寶龕的者皆貴如靈佛灼然發光蓋是彌陀光耶否一等勳章之光也。想貴如靈佛者元來似有佛緣眼光炯然者如羅漢捕蚤時于腮蓬然者如和尚揮麈尾德之大如釋伽牟尼慈之深如觀音薩陀佩大綬章時如掛金襴袈裟衣大禮服時如着錦繡法衣使人縮然自生尊敬心此是畢竟因乘彌勒寶龕的車也。駕以肥馬飾以彩裝馮隸喝前馭人鳴鞭蹴沙揚塵疾驅排衆行人左避右讓慌忙開路唯欲無觸車挫腰傷脚又豈暇拜得龕裏靈佛我唯觀其車美與馬肥知中有貴人在耳。那村媪輩視訝神輿合掌拜于路傍者亦

往々而有馬車流行未久而出這彌勒寶龕的者偏因人智發達人智既進則隨又出靈佛的人物佛也佛也。雖德太崇只願勿出鍍金佛以瞞着愚夫愚婦。都下業乘合馬車者曰何社曰何組其數甚多近者鍍起而乘合馬車忽衰以淺草廣陌為牙廠場自此往返鍍道馬車詳于後編于新橋品川之間又馳騁于四谷千住之地或又有巡本所深川者皆呼曰乘合馬車屋傾欄缺幌亦敝裂補以蘆薦真似丐兒假廠駕之以羸馬肉瘦骨露蹠々雖叱不動雖策不進蓋是驥之老者耶否駕之老者耳驥猶老不如駕矧駕之老者奈何能奔都人呼做丐

兕馬車摘鼻不顧亦非無以也為之馭夫者亦如餓鬼
 道之狗兒往々相咬涼血彼爭肉此爭容喇以一聲吹刺
 行人以排去馭去叫道阿嫗其々危矣菴漢噫々險矣避々
 々阿嫗菴漢錯愕狼狽以身避于路傍真個險些兒
 忽認一田舍漢馬奴走來捉袖強勸不放一馬車又自
 後來亦強勸要奪去馬奴乍怒乍罵甲叫潑皮乙呼糞
 郎一場毆鬪忽起毫髮咬腕七顛八倒真不異鬪狗相
 咬行人為之所遮前後啾々亦罵以糞馬車車上有四
 五個擔糞漢的放聲罵道吐糞樣的事曷不速發車此
 時羸馬肚裏思道官勿促這般紛爭於馬為幸此是休



010190534370

